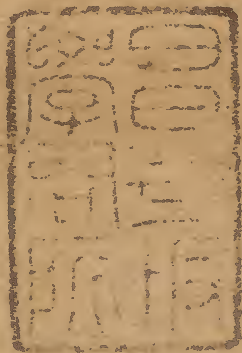


教正 菴存稿



漢書門			
一〇四一	一	函	類
二七五	二	架	冊
八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一〇四一	一	函	類
二七五	二	架	冊
八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11	
冊數	8 ( 4 )		
函號	316	134	

八之十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八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同邑後學楊嘉祥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金陵後學沙舍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淺草文庫

信





璇仕穉白父  
璩仕君長父重梓

序一十五首

玉堂聯句後序

南都卿大夫士出自翰林者舊相與為瀛洲會或時當休暇禮直送迎則適至之所以通情愫申綢繆崇文德而永歡好也其或詩與否則顧一時之興何如今歲春夏之交少宰楊公以會典副總裁訖事來還少司徒鄭公當奉慶萬壽表北上太宰林公首徵

其

會於其第太常李公翰林吳公繼之諸公復雅志雞鳴山之遊某寔躬治其葢月中凡四會會凡七人惟玉堂壁水二會嘗賦詩焉而玉堂之詩實衍壁水之韻皆聯句也聯句成章又皆卽席以和而某以疾不及赴會玉堂少宗伯馬公乃稿示俾追和焉可徒公之行也諸公嘗分韻賦詩以贈旣成卷因附以二會倡和之篇惟公宏才敏識久淹南都羣情屬望謂且夕當聯八座茲以事入覲或者遂留侍黼座用資謨猷位益尊責益重欲如今者會合遊娛觴咏從容之



適殆不可多得矣時一披卷哦其詩而憶其人其能  
無離合之感乎然諸公方以宿德重望與學清文重  
當時雖暫分留務抑亦歲時間耳行當與公追遂槐  
棘之下金春玉應殆未止此獨某狷陋鄙滯用不通  
時瞻望儀刑當日以益遠公倘不踈棄尚幸時賜一  
言之誨哉

永慶堂詩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有餘之為言足乎一己而  
行及乎一家足乎一世而行及于後世之謂也天有

顯道福善而禍淫慶固不可以苟得其有受天之慶  
至於數世而未已者善之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邑  
姻蕭君希道嘗以永慶名堂其諸積善之家矣乎蓋  
惟有餘是以克永衆目攸覩華扁昭然其豈無其實  
而姑假是名以為其堂之美稱乎惟蕭氏居吾邑東  
南桃源里至今數百年世之遠者姑未論自君曾夫  
父德贊翁以至於君奕世以忠厚著聞於凡分內之  
事則相率為之分外之事一不為是以既明且昌而  
其勢猶盛庶足以興事當足以行禮有和樂之美而



無憂患之乎其已然者既不可誣而方來者益有可  
冀此堂之所以以永慶名也鄉邑士夫見而知者躋  
其名聞而知者嘉其實於是永慶堂之詩作焉善固  
人情所同好也慶亦人情所同欲也以其所同然者  
而發之詩而永慶之義無餘蘊矣古詩刪定於宣聖  
得三百十有一篇大抵皆美刺之作蓋因其人之善  
惡或婉致其辭或直陳其事其為體雖不一要以明  
是非寓勸懲焉全永慶堂有詩或古或律或五言或  
七言雖與三百十一篇之體不同然於義為美雖美

恐今

而其辭無溢足以使人知勸是豈不可傳乎於是君  
之姻楊君顯祖以求余序余於卜氏之學未之習也  
然竊以為是詩傳其子孫則今日之慶當思所以延  
之或傳於他姓則蕭氏之慶當思所以同之蓋是詩  
之作雖緣於一人而其義之所以為勸固無不可讀  
者試以余言求之其必將有得乎詩凡若干首

習靜詩序

友人尹其遠篤學而文於事親稱為以志養者一日  
過余西岡思居拜而言曰家君處士生十有六歲而







豫

乎前左酬右應自中宵際從容暇像沛然常若無事  
此聖人所以立人極之道也苟惟外物是絕內寂是  
馳則是釋氏之自私非吾儒之所有事矣尊君儒雅  
老成吾所願見幸得面請其說從而著于篇未晚也  
况乎詩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未聞有先之者雖勅天  
之語先歌而發然彼自述其意蓋與序他人之詩者  
不同請姑後之其遠作而言曰人心之所同然者理  
也先生之言固已先得詩人之所同然者矣又奚為  
計乎字與詩之先後乎哉且德車不可屈致龍門未

序

泛

名

易之登高談奧論家君惟不得亟聞之是念率筆之  
于卷俾某奉以歸而質諸家君不亦可乎余觀其意  
確不得固辭遂次第其語書之以為習靜詩序處士  
者士頑世居泰和山田里自其高曾來以至處士羣  
從簪組蟬聯聲光赫奕處士雖隱而未見然有子如  
其遠兄弟顯揚固有在云

枯後詩序

枯後道人令之名有道者當其望八之季偶嬰疾危  
甚未幾遂平復如常間取魏伯陽周易參同契讀之



雜

存

至于任蓄微雅老枯復榮輒然笑曰茲豈余之謂乎爰以枯復道人自號道人嘗為吉之龍泉令為監察御史以聲績將致高位然所志不有一旦棄其官去為尋真之遊凡世所稱諸名山無遠不到遇異人高士輒相與研窮道術而悉取其所長以自資人徒見其老而不衰無能測其所得之淺深也去年春余過訪姻友陳上舍元善於池陽獲與道人胥晤問其年八十三矣坐自旦至午不移席每舉觴但微醺而談吐益健往往雜引佛經顧余早歲亦嘗玩其辭益切

歡

向之後因讀晦翁感興詩乃已以此猶頗能醺答或巧相詰難以為笑遂相與如平生歎酒數行元善起而請曰祚嘗為吾師求得枯復詩數什莫任為之序者今吾師與先生言如有合敢丐大筆以弁諸卷首斯則重為枯復之榮道人亦欣然起酌余曰榮枯在先生筆端矣余惟枯楊生稊易著其象顛木由蘖書有其辭茲固物理之可徵者衰老之人理無再壯而黃髮兒齒嘗詠于詩非所謂復榮者乎然自吾儒言之皆定命也惟道術家則以是為有道之符今道人



之志於道也甚專而其精力風神不以疾減不以老  
鑠自非有得何以及此第不知果能啓元命之秘養  
成所謂神丹者否邪蓋余嘗論之靈均之賦遠遊子  
房之學辟穀意皆遠大道則靈均為精如其志有成  
固將駕風鞭霆以遨遊八極遺濁世而獨立留不灰  
之舊鄉庶幾乎來者之畢聞以快覩夫天之終定此  
其事非天下奇男子孰能辦之余既拙不能為於道  
人不能無過望也遂書其說以副元善見屬之意且  
又以俟夫知者區區榮枯之跡豈煩多辨哉道人張

姓其字大信世為池陽人

瞻雲圖詩序

瞻雲本唐狄梁公事史家記之所以著公之純孝也  
臨穎賈鳴和先生今為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日思  
慕其尊君樂菴公不置引領西望實勞寸心乃作瞻  
雲之圖以寄意焉其意與狄公豈異哉然狄公之赴  
官并州也庭闈之養宜必有託養之得如其志與否  
蓋有不可得而知者而當其時名位所得猶未足以  
光顯其親今先生兄弟凡五人諸子十人諸孫曾幾



清領

二十人每晨昏相率候公起居公或不能盡辨第如郭令公領之而已先生雖逖違侍下而凡所以節寒暖時溫清承色笑於左右者濟濟焉相與各供其職而交致其誠奉養之周從可知矣公嘗以先生初命被封為翰林編修至于今而先生位望日高又名曰遠方駸駸於大受其諸孫復多秀出領鄉書遊邑校者蓋累累有人文物衣纓事追先世之美公之光顯於所為盛心志之樂可勝計邪夫以其奉養之周也心志之樂也諸福之集於公者殆猶百川之匯巨壑

斯聿

在先生宜若可以少輟其思而顧不能自己茲圖之也蓋所以寫其陟降不忘之意而願公之萬壽無疆也公今年壽九十有三八月二十五日寔惟初度凡與先生遊而能詩者因相與推明圖意各賦詩一首以為公壽且以慰先生之思先生以欽順託交有年屬為之序蓋聞忠孝無二理臣子惟一心狄公後來參秉政機卒成取日虞淵之烈心之亶亶孰非前日瞻悵之充今觀於茲圖存以見先生之與狄公其孝思信無異矣自是而往所居之位所遭之時容或有

有



相似者卽此心而充之其功烈所就詎肯多讓乎哉  
公年雖高而精力猶健其壽益未可量尚及見先生  
之大烈有成亦千古之一快也余辭不腆異時史家  
記事儻足徵焉其亦不為空言也夫

### 三至軒詩文序

江西以南昌為會府巡撫都院在焉其廳事之東偏  
有燕休之所右副都御史高吾陳公題其扁曰三至  
軒蓋公之於江西初以大叅至再以大方伯至茲又  
以巡撫至此軒之所以名也維時士夫君子仰公之

侍  
恐諸

德樂公之政又知公雅好文事于茲軒也謂不可以  
無言於是或為記或為賦或為銘為頌為五七言古  
近體詩多至數十百首於公之志蓋有發焉公得而  
讀之良喜乃令侍者次第編輯而鈔評梓以傳久遠  
間以書來屬欽頌序之惟公以武陵諸生登弘治丙  
辰進士敷歷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皆有成績而江藩  
兩政適遭時勢之難所以折奸慝之鋒而沮其謀蘇  
樵悴之民而續其命者其勤尤至惟是都臺之擢則  
初至再至之勤固有以基之矣及奉 璽書膺重寄

寄



情

益孜孜焉不遑寧處紀綱振肅施設精審激揚予奪  
務有以恊乎公論而厭服乎人心湖山千里之間民  
無弗受其賜者於前兩政益有光焉聲實流聞無遠  
弗暨茲軒雖美顧豈公久居之地邪然公自受任以  
來于今亦三年矣所以端本澄源反觀內省精思熟  
慮以為發揮運用之地者鮮不於茲軒得之一旦去  
此而雍容廟堂之上固宜有不能忘情於茲軒者况  
乎諸君子之作事既詳於三至而推類以往莫不以  
無窮事業為公願之其意亦誠厚矣又豈公之所能

忘哉欽頌衰病空疎詞無足采幸嘗竊窺公所存之  
一二而知諸君子之所願於公者將必有徵也是以  
敬為之序而不辭

七星文集序

自管擅名文苑者皆夙志早成博學多通之士夙志  
早成天也博學多通人也經天之精緯人之蘊妙合  
而為文固宜道麗壤奇鏗鏘炳蔚可喜可愕而天下  
莫與之爭能然其於道有淺深則行之有近遠故有  
志於不朽者不以辯博高天下為足待必將深求斯

恃



道而載之以行庶幾仰協前聖而弗差俯俟來哲而無歉然亦希矣吾友劉雲表先生生而穎悟絕出方幼學把筆為文字語輒驚人川湧瀾翻雲蒸龍變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年益長學益博文益奇往往受知於名公鉅人而其名遂聞天下天下之士莫不願從其遊行李東西爭先迎候質疑請益之外求其文者接踵先生舉忻然應之長篇短章人滿所欲濬長源於經史蒐百氏之精英浩浩乎出之無窮恢恢乎其無所不有也然其冲懷遠度千古為期反約窮深惟

日不足用能盡人情物理之變協是非取舍之公酌政體之變通判儒學之失得而一無所苟使知言之君子得而讀之其心將莫不洒然以為有合無疑夫才高而無據則易淫學博而無統則寡要是雖其文之工妙有以震動一時然不旋踵而散亾磨滅以盡亦其理也其視先生之文可同日語哉先生早膺鄉薦竟不得志於春官年僅五旬忽焉長往懷奇器而弗試孜孜深造而不能無遺恨於所止也可不惜夫先生既卒故人厚者咸切傷悼且圖經理其遺文以



傳會吉守任侯象之入朝錦衣指揮余君世臣首  
以為言侯曰是在我歸即謀於泰和令區君時行徵  
稿其家得記序等文十有八體凡幾百十首釐為若  
干卷刻之堅梨於是先生從子貞嗣子考與邦人士  
謀來謁余序夫有文若此當不假序以傳至於數君  
子樂善之誠尚文之美則非序無以見也抑先生平  
日陟歷既廣應酬亦多茲集所編惟據存稿四方入  
士之所得者或頗不在集中若其五七言古近體詩  
歌又皆編次未就將豈無君子兼收而併刻之以備

一家言俾異時傳文苑者有足徵乎此又余之所不  
能忘言者也先生名鴻別號七星居士因以名其集  
七星本地名在澄江之南一舍而遠劉氏居其上垂  
數百年世承宦學至故雲南憲僉公益顯憲僉剛稜  
嫉惡壁立千仞以鐵心為號而人莫不信今以鄉賢  
附祠學宮先生其李子云

月湖文集序

學莫先於明道也道苟明焉日新而不已則積之而  
為和順之德發之而為炳蔚之文措之而為正大光



明之業由體達用沛然有餘蓋學之有得于心者然  
也然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傳千數百年之間道術四  
分五裂上焉者類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下焉者  
記誦詞章而已惟漢之董子揚子唐之韓子宋之歐  
陽子頗皆號為知道然所見者大意而於精微之際  
容亦有未察焉故其著書立言所以闢異端扶世教  
淑人心雖未嘗不合於孔孟而弗精弗詳之病均有  
所不能免也求其克紹孔孟相傳之學粹然一出於  
正其惟濂洛關閩諸君子乎諸君子之於道也極無

具  
聲無臭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常窮天地萬物之遠  
而皆攝於方寸之地表裏洞徹左右具宜凡其形之  
於言筆之於書莫不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精粗  
隱顯一以貫之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  
能破斷非漢唐以來諸儒所可同年而語也今其遺  
書其在經生學士鮮不從事於其間其能有得於心  
與否微諸文章事業固可槩見有如月湖先生豐城  
楊公可不謂之傑然者歟公夙有志識求道甚懇百  
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為的凡辭說之出於



諸君子者篤信而固守之精思而力踐之及其學成  
行尊遂為多士之所矜式士無遐邇皆知有楊月湖  
先生聞其名而不獲見者未嘗不以為私恨也公樂  
與人為善辨疑答問終日亶亶有以詩文請者亦欣  
然應之伸紙揮毫直寫其胸中之蘊氣昌而詞連調  
高而節和闔肆簡嚴雖或不同而事理物情往往曲  
盡蓋諸君子之權度在我其應用之弗差也固宜與  
夫似是而非詞深意淺者其相去奚啻千百也公所  
著有淨稿續稿遺稿四稿五稿六稿皆冠以月湖之

號以欽順之嘗遍讀也因屬為之序欽順非知言者  
夫安能序公之文哉然獲從公游不為不久心誠好  
之亦自不能已於言也公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改翰  
林庶吉士擢累南京禮部尚書今致仕家居尤著述  
不輟當積為後稿云

後湖志後序

金陵之有後湖其來尚矣後湖有庫宅中洲之爽塏  
以藏天下之圖籍則出我 聖祖之神謀遠慮所以  
詒之萬世子孫者顧其地禁其事重其法久而益詳



而紀載無文寧非缺典合州趙君惟賢以右進士擢  
南京戶科給事中來蒞湖事爰始作志戶部主事者  
州張君濟寬相與參訂以成於是湖之源流庫之規  
制圖籍之自官職之守禁令之條莫不燦然可見趙  
君既徵月湖楊先生之序以冠於篇端矣及是始命  
工鋟梓圖永其傳乃持副本示余屬綴一言於其後  
欽頌披閱之既竊以為斯志之作不徒然也自今以  
往有事於湖上者既得其所據以適夫損益之宜以  
謹厥藏將永永無敝縉紳君子有志於斯世者亦得

目

有所考以知夫民生之庶其於圖惟殷阜容不既厥  
心乎蓋所書雖不出於一湖而其所關繫可謂遠且  
大矣以趙君之明達固宜倦倦於是也志凡六卷而  
附錄詩文一卷讀之又可以想見湖中景物之勝樂  
近同於魚鳥憂遠繫於廟堂庶幾有若人焉亦可以  
想見其風采也於戲將欲奉延 聖祖之德微斯人  
吾誰與歸庸書以為後序

冷香塢韻語序

蕭君時訓予邑知名士也其清才健筆以續卷阿清

思繁



廟之作乃其宜爾顧使之咏冷香於僻塢吾不知天  
之于吾時訓果何意耶然時訓懷奇而不售年且駸  
駸向晚其見於賦詠者宜必有怨懟不平之氣而塢  
中韻語吾乃得而遍觀之多至數十百首往往調高  
而興遠語峻而節和深意所存付之識者而已豈其  
有見夫在外之適然者要不足以為損益而在我之  
浩然者雖當困窮之際處寂寞之濱亦無害其為自  
得邪以是槩之則時訓之賢于人也其亦遠矣夫以  
其才且賢如此於今猶未有所遇既非吾力所及吾

安得不歸咎於天邪時訓固非怨天者吾乃為之歸  
咎於天是或一道庸書此於韻語之首知言者其折  
衷焉若其所取於冷香則題辭之自己出者已盡其  
說余無庸贅也

西昌存古錄序

宋黃山谷先生嘗令吾邑邑有祠以祀先生在快閣  
西偏迄今三百餘年矣中間嘗一再廢輒有賢者為  
之復之弘治壬戌附祠之僧寺弗戒于火併祠毀焉  
滇南楊侯南金時為令喟曰茲吾責也亟以公牘白



于部使者侍御王公哲少叅王公綸憲僉王公啓言  
所當興復之狀與所以興復之方諸公咸趨之侍御  
公以謂寺因祠久祠以寺隘今茲之火先生其有靈  
哉遂檄侯規割寺基以弘其制侯奉若惟謹時適有  
良材當入於公者侯因取而用之祠故有祭田復經  
理其租入以為之助祠成而民不費一錢而其宏偉  
高深率加于舊十六七新壇有泚遺像儼然凡君子  
小民所以尊仰先生之心於是無不慰愜鄉進士劉  
君鴻謂侯茲舉寔關治化不有紀述來者曷徵乃具

有 附 將 徵  
著其事之木末為書一編名曰西昌存古錄而首之  
以贊詞傳序以槩見先生平生終之以先生登臨原  
唱及後賢賡和之章以是先生之高風遠韻存以歌  
動乎人人者如此至若祠址之圖祭田祭器之籍皆  
有繫于祠事而階以蘇東坡孤鴻之闕文信國漢節  
之章又義所當存者也侯取而壽諸梓將俾茲祠永  
永有徵既畢工屬欽頌一言以為之引辭不獲命欽  
頌竊聞孔子之作春秋有存古則幸之者有復古則  
喜之者蓋古制亾而天下之治日入于庖雜有能存



之將亾之際復之既亾之餘也道寔為有賴夫安得  
不為之喜且幸哉今一祠之復其事雖小而善政得  
民終有不可護者面於是乎在後之來者進拜於祠  
下退而閱乎是編攷其時論其世其能無所感乎即  
有感焉必將求先生之所以為令者以加乎民夫然  
後知吾楊侯之所存有不在於香火籩豆之末者矣  
蓋先生為令慈祥豈弟民不忍歎而其詞章操行亦  
皆有過人者皆可為後人師法跡塵心遠超然獨得  
哦其詩尚可以想見其為人茲其祠之所以隨廢而

隨後也楊侯政崇易簡不一毫擾民蓋於先生有合  
而好古崇正尤汲汲焉其所欲存而思以復之者殆  
未可一言盡升階漸達方自茲始夫安知將來所錄  
不有富于是編者乎

南谷萃英錄序

邑灌溪康君士桂家温而質美雅好文墨其平生所  
得士夫君子之作事別為卷為詩若文卷數十首蓋  
痛其父之早世則求哀輓之什以發其幽光卷成名  
曰懷椿樂其母之壽康則求頌美之辭以章其完節



卷成名曰貞壽即南谷之幽曠構秋芳亭以寄傲於其間叢桂交香萬松環蔭有足以樂其志者則又托諸賦詠之工以寫其優游之適而名其卷為秋芳亭紀勝顧其篇章既富恐將來不能無散逸之患也乃手自輯錄詩文各從其類合為一編而凡家乘之所遺贈遺之所及及諸為其故嬪有作者皆以附焉此南谷萃英錄之所以名也錄成將錄諸梓以傳示後人間造予里居請為之序其習祖母余之曾祖姑也中表之誼蓋不容辭昔人有言文章不朽之盛事然

人之好之者鮮矣雖則衣纓之胄鄉曲之豪類營營于貨利之圖聲色之殉氣昏而志奪夫安知文墨之為貴乎此其人固無足論其或有好之者以能審於清濁之辨而恥於雷同之歸矣然不過以眩一時之耳目夷考其存心制行則與夫文之所謂常不免於背馳致令作者往往蒙失言之譏而其篇章所存曾未及終其身率已為覆瓿之具斯又重可嘆也君生質既美且嘗從事問學孝弟忠信之大節恒謹脩之而罔敢或踰固宜為君子之所嘉與雄詞傑句珠明



玉潤所以光揚其父母而增重其平生者豈徒好尚之篤以致之哉亦夫人秉彝好德之公也然則錄始自今行之宜遠其後人相與世守之無失君其不永有聞乎

先德錄序

為人子者于其先人之德汲汲焉圖永其傳豈惟終慕之篤有弗容已者哉明示後世又所以為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典籍之所存即典刑之所在後之人得有所考以知夫先德之懿將豈無感

發興起而象其賢者乎夫如是則吾親雖沒而其精神志意有不與之俱泯者矣宜乎仁人孝子以為當務而不敢忽也歟吾友羅君惟升其有見於此矣此先德錄之所為作也惟升先君子西畦先生學行高古屢試場屋輒不售晚以國子生釋褐通判廣西之大平又不久於其位而卒其卒也學士東白張先先銘其藏侍讀南峰徐先生表其墓大司成永玉羅先生為序羣賢哀輓之詩凡先生之所以得於天成於學脩諸身施之家連于鄉黨信於朋友而宜於小民



政

者皆不一書蓋莫不稱其為君子人也後以惟升考  
最追贈承德即母贈安人袁氏性秉柔嘉婦道母儀  
皆足為閨門軌範亦其見於秋官主事劉君所著墓  
銘德有明徵詞無溢美斯其可傳也已惟升於是合  
凡行狀軌章祭文等以為是編而鉅梓以傳久遠終  
慕之孝不衰垂裕之仁斯在殆匪常情之所及哉惟  
升起已未進士出宰新會入評大理以奏疏論揀大  
臣之枉忤權璫見斥再起知台郡遷廣東左叅致所  
至皆有政聲休不待年風節殊偉蓋傳先生之學而

光大之者也然則凡為其後人者其則固不遠矣尚  
思所以增光是錄也哉惟升間命其子邑庠生平奉  
以示余因為書其首簡

稼村類稿後序

欽頌嘗聞諸月湖楊先生宋之季世豐城有王義山  
號稼村者以文學名當時其所著有稼村類稿文詞  
良妙昔嘗見寫本於其族孫處顧其傳之不廣為可  
惜也余聞先生言然每以未獲一觀為歎一日稼村  
七世從孫冠以先生命奉所謂稼村類稿來示余得



之甚喜疾讀一過如驟入武庫劍戟森羅舉目應接  
不暇終卷後細讀不忍釋手蓋其才高學博而筆鋒  
道勁由當時之途輟以望古作者之門墻既及其門  
且駸駸然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其所上廷對最為醇  
深有經世宰物之嘉猷有扶顛持危之至計其他作  
往往激說縱恣開闔不常而未嘗不歸宿於義理其  
為儼語組織尤工誠可謂一時之傑作已時冠方謀  
鋟梓而先生已許為之序後請余贊以一言余曰子  
誠鋟梓以廣其傳於四方人之知而好之將必有甚

於余者夫安用余言之贊矧余言不腆抑安能增重  
斯文也冠竟不余釋辭而去者數四而後來曰鋟梓  
已完工方束手以俟切惟斯文固不假余言之贊然  
其湮晦不顯亦且二百餘年乃今一旦顯行於時雖  
玉光劍氣理不終于埋伏而識者之遇要為非偶然  
也然則非先生不能識斯文之妙非冠不能識先生  
之意以永斯文之傳是其可以不書庸書於卷末

北上稿序

北上稿者故大司成冰玉先生羅公之所著也成化



還

庚子公以司經洗馬與故太師李文正公同被簡命考應天鄉試相期以得士為務禁不作詩事既成乃隨事有作逮遠朝陛見畢遂哀集以為此稿而以北上名之蓋首尾僅餘四句所得篇章凡百三十有二可謂富矣其第五子鏗今為南京刑部檢校以刻于梓而請序于余惟公與家父封君鄉同升平生以道義相尚交莫逆父執之尊製作之美後生小子敢以不腆之辭輒附名於其上哉顧刑檢之請甚勤有不容以固辭者因憶早歲嘗聞家君之教以謂公

之為文不屑屑于造語主於理明而意勝議論宏闊而波瀾老成識者尚之公之為學一宗程朱務明諸心以為發揮事業之本雖汎覽載籍而不為徒博公之為人寬厚樂善有休休有容之量如使得行其志雖儂美於鄉先正揚文貞王文端二公可也欽順恒謹識之及免先夫人之喪適公里居方獲一再進見坐春風而飲和氣為之酣暢終日而不能去也然以還朝之迫領教弗詳每用為憾益別去數年而公遂下世矣乃今得茲帙而觀之讀其長篇短章類若衝



還

口而出信筆而成無苦心極力之態然而鋪張物理  
模寫人情無不曲盡非所謂理明而意勝者乎三復  
以遠於其學問之所該精神之所契亦可以槩見矣  
公在憲廟初賜進士及第歷官編修修撰洗馬調  
南京禮部員外郎陞福建提學副使擢南京國子監  
祭酒為祭酒三載考績北上道感河魚之疾遂懇乞  
致仕而歸其調郎曹蓋鄉人有李牧省者以左道幸  
慊公不與還往陰中傷之牧省既敗會兩京連缺祭  
酒僉謂無易公者而公雅不為當軸者所喜猶歷外

帙

服數年乃見擢然公於升沈之際出處之間確然惟  
義命之安而未嘗少有怨天尤人之意此其所自得  
必有過乎人者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公平生著述甚富晚遭回祿稿  
皆散亡惟此軼幸存計總百之一二刑檢兄弟方恣  
心搜訪異時就緒當具刻之此特為之權輿耳嗚呼  
公之不朽將不有賴於是也夫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八終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九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全訂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全校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賜爾旭父

編次

金陵後學沙含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侯符父



序一十五首

琬仕穉白父  
璉仕君長父重梓

雲津書院集序

雲津書院集兩大卷為支若詩凡若干首首宋嘉定  
進士曾歷記以次皆我朝卿大夫士之作題跋詩  
賦銘贊箴詞諸體略備吾泰和有數書院雲津則劉  
逢原氏所建於記可考今其堂構無復存者而劉之  
後人乃興如合浦令叔正賓州守中和皆能自振於

文

時受知於士夫君子是以空名陳迹經數百載重獲  
所託以垂示無窮蓋亦非偶然者矣中和既編輯錄  
梓嘗以求余序比其屬疾垂盡猶顧囑其二子允魁  
俾申請焉余重悲中和之志且舊諾其忍違也自宋  
室南遷朱張二三大儒相與講明理學以為天下倡  
近本周程之緒論上以接乎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四  
方聞風而興者寔繁存徒而書院之建亦由此日盛  
然而因人以立門戶也易由己以躋堂奧也難是非  
道之難明善學者之難得爾蓋或以利祿分其志或

有



早  
以言語文字膠其見或以虛無寂滅之說亂其真競  
枝葉而遺本根尚空談而略事實皆未必其有以自  
得其於聖人經世之大用又安得而輕議也然則吾  
儒之學求之其可以不一講之其可以不精哉書院  
容有興廢此學則無時而可輟諸君子一聞雲津之  
故皆從而稱述之名實之辨宜亦審矣庶幾有善學  
者卓然出乎其間以為斯道斯世幸孰非其所望邪  
然則斯集也豈徒為劉氏觀美乎哉魁字煥吾阜領  
鄉書方需時用其學行無忝賓州且嘗從陽明王先

生遊可謂有志余嘗患此學之不講因序斯集輒相  
與一言之蓋書院者非一家之私是以余之為言亦  
欲公之天下也

義田賙族詩序

義田賙族詩一卷凡若干首士大夫為友竹陳公作  
也公以廣信太守進叅政致仕歸諗其族人得貧而  
不能自給者凡二十室遂呼其子邑庠生謚問曰吾  
居官受祿嘗歸其餘於汝汝皆以置田邪今吾祖之  
子孫其貧有如此者吾忍獨溫飽欲割田賙之汝其



權

謂何謚對曰謹受教乃度其貧之緩急以為多寡之差割凡三百餘畝授之券俾為永業惟不得售於人於是二十室者俯仰皆粗給事既傳播聞者莫不稱曰公仁人也稱之不足又從而歌咏之長篇短章渢渢字碩碩乎各極其趣豈非仁心義聞所感而皆有不能自己者歟公之弟廷璣卒業成均得而裝潢成卷謂其事當傳久遠具以來告請序其端夫田者民之所恃以為命者也王政惟此為重井畫而區授實為太平之基自付授之權不屬於公而田之在民者

井

有無多寡往往懸絕民之不幸而不得其養者何可勝數也世有仁人者出安得不為之慨然太息顧其勢既不能大有所為則姑度其力之所能為以濟其勢之所可及而義田遂為盛舉蓋其事始於宋之文正范公至於今累有繼焉友竹陳公其一人也夫以文正之賢使仁宗克究其用雖非田未易遽後至於衰多益寡以惠困窮使咸遂其生意其固優為之矣乃其用之不究豈天固欲困窮斯民也哉推公之志惟兼濟斯民之為慊義田之舉未足為公多也然後



予  
之效而為者益多則民之賴其惠者益衆是為不幸  
中之幸而公之遺愛蓋亦未有涯也有如友竹公父  
子能繼公義舉樹之風聲以聳動四方將俾蒙幸者  
不但陳氏二十室而止是豈不可歌乎夫以人心之  
所同然而偶有見於天下無不傳也况諸作皆膾炙  
人口則其事之必傳也無疑廷璣猶有徵於余言亦  
其孝友之至情也愧子言不文不足以為公重或者  
因附茲舉而行遠則未可知公名廷璣字宗器友竹  
其別號廷璣學行俱優稱為其弟云

曲山蕭氏族譜序

廬陵蕭君一道以國子生需選都下間奉其族譜求  
序於余余舊聞曲山蕭氏為廬陵故家然未及見其  
譜及今乃獲究觀其源流詳考其文獻而知其久且  
盛也蓋其先有曰文昌者當五季時來自長沙定居  
曲山之下迄今垂六百年昭禪穆承傳世凡二十支  
分派別計指凡數千而衣纓科第後先相望蓋文昌  
之後六世則有仁化縣尹顯於宋後仁化七世則有  
翰林修撰又一世則有兵部尚書繼顯於國朝其



擢恐當  
作擢

間領鄉薦升太學者固累累有人而其處者亦多能  
惇修行檢尋詩書之業不廢故曲山之族表然望於  
廬陵一道近擢桃源縣丞其於文昌蓋十七世孫也  
族故有譜創修於仁化尹繼修於修撰尊府贈左都  
御史樂存先生而修撰公暨其從子尚書公又相與  
補其未備欲鈇梓以頒示族人未及也一道嘗慨然  
有志於是乃謀於其族祖國子生養惠族父國子生  
敬諫相與考按成法增書世次凡譜之舊不敢毫髮  
加損惟於譜後別為仕蹟志具載族之顯者本未及

所得累朝誥勅至於祠宇祭田有關於蕭氏世德  
者皆附錄焉將梓其成編用卒前人之志俾族之人  
皆得而觀之以惇夫水木本源之思其用心可謂仁  
且孝矣嗟夫仁孝之德人心所同保族亢宗必此為  
務苟能推一念之仁達於其所未至則所以視祖宗  
之遺胤自不容於不親有和睦而無乖爭矣推一念  
之孝達於其所未至則所以行父母之遺體自不容  
於不謹有善美而無邪辟矣夫如是雖隱顯殊途豐  
約異致而所以光揚其先啟大其後者固無往而不



得也敢因序譜而以是望于蕭氏後人幸不迂視吾  
言務相與敬修其實其盛且久奚啻今日而已哉是  
為序

南安林氏重修族譜序

閩中自唐宋來多衣冠之族若林氏則其尤著者也  
林氏在閩中非一族而祖晉晉安太守祿者為多若  
莆田福唐南安諸林皆是也夫以諸林之盛盤據數  
邑其初乃出於晉安一人然而昭穆之叙親疎之分  
有弗能詳究而通知蓋以歷年久遠譜牒弗傳故耳

是故世有仁人孝子則其於修譜也必汲汲焉以不  
忘其先而惇叙其族其敢後乎蓋南安之後有諱十  
公者始分居政和之邵屯村其十世孫孝從又自邵  
屯遷居邑之東北隅而譜逸於兵燹之餘自十公以  
上世次不復可考孝從之孫懷興乃據先世所遺宗  
派圖稍加編輯略如歐蘇譜法而林氏之在政和者  
於是乎始有譜焉顧其源委弗詳體制未備懷興從  
子今南京國子學正一寧嘗慨然有重修之志自筮  
仕卽櫛以隨參互考訂旁搜博采越三十載始克成



編首姓原次世系圖又次世傳以及衣冠圖 思命  
錄之類凡十類為一卷卷如其類之數焉於是乎流  
派所自如水之有深源義例所該如人之備衆體傳  
之永久文獻足徵而譜題猶係之南安以明著其本  
始其尊祖之孝睦成之仁有足嘉尚者矣間奉以詣  
余請序其端余惟王化必自睦族始而睦之之道情  
以恩親分以義正自宗法廢而族無所統猶賴世之  
仁人君子作為譜牒以聯屬之然使恩義有弗加則  
亦徒為文具而已由此言之余安能無望於林氏之

族哉抑張子有言子孫才族將大夫所謂才者必其  
有以周天下之用也然非學問以達之理義以培之  
亦何以克夫天之所降也哉天之降才固無靳於林  
氏之族有以克之則其族之大也可必矣此又余所  
望於林氏之後人者而亦學正君所以請序茲譜倦  
倦之意也

秦和楊氏重修族譜序

楊之居秦和和世久而族益蕃遭元季兵亂譜牒無  
復存者 國初亂定其族有隱君子曰與芳嘗追憶



舊聞旁咨故老輯為譜圖一帙及太師文貞公出乃  
據以作譜用聯屬其族人其後叙州太守德敷君因  
而續之皆有板本行于其族迄今正德丁卯又六十  
餘年後生繩繩已多班白之老而名字猶未有登載  
其承傳序次將久而或渚焉譜其可無續乎於是義  
官光序君慨然以為已任顧族人散處不一遠或百  
數十里或占籍他郡乃馳書徧訪盡得其詳既克成  
編將復鋟諸梓而屬序於予君從子平予女兄之夫  
也屢以君意來速夫君子之作譜也其心誠厚於仁

非以為觀美也萬支一本萬派一源視萬猶一者君  
子之本心而譜者所以會萬於一也凡族之有譜將  
俾觀者皆知其本源之同而辨於支派之異雖異而  
同則恩不可以不篤雖同而異則分不可以不明其  
相愛也有恩而相接也有禮則宗法雖廢而其族之  
所以睦亦將無異於先王之時蓋譜之所繫其重如  
此而可以無作乎有作於前有續於後斯其族為有  
人矣世之名宗大族承休席寵豈無才且智者傑出  
乎其間然所致美以誇耀一時不過服食輿馬宮室



玩好而已。至凡論誼所繫，如譜牒之類，求其有能究心焉者，指其可多屈乎？君素以貨雄，乃能上體文貞，與叙州之所用心而惓惓以譜牒為重，此其志識殆有過人者矣。楊氏世德，諸先正序之已詳，其在宋朝有所謂三登仕者，尤號一時之盛。而君則率齋登仕之八世孫也。自君祖父以來，皆以尚義者稱于鄉。至君式克承之，以無忝其世德。族譜之續，宜有賴焉。於戲楊氏之世德盛矣！凡為其後人者，皆當圖惟無忝使孝友之行，藹然於家庭之間，清白之風，穆然於富

貴之外，則所以增光斯譜也。其有窮乎？其有窮乎？

書院羅氏族譜序

羅以國氏，其先曰妘子，國于宜城之墟。後徙于枝江，春秋時為楚所滅。及周之季，子孫又徙而南，居於長沙，而蔓延于豫章。豫章之族既蕃，遂為其郡之望。然歷年久遠，末流益分，其世系雖或有傳，殆雖保其無謬也。今吾泰和羅氏，凡十餘族，其稱或著或不著，雖其著者亦各自為譜，而莫能相通。蓋亦有無譜者，然以事理考之，疑皆豫章之支流，而妘子之苗裔也。其



譜之有無稱之著不著要之繫乎其人若書院之羅則其著稱也久矣蓋其初祖洞晦五代時由邑之中團里來居迄今五百餘年昭穆相承二十餘世其人之衆殆數千指往往惇朴質直力本而知學雖富不驕所與婚媾交游多時之名宗宦族茲其所以著稱於吾邑也其族有譜作於洞晦五世孫弘後嘗累累增修入國朝又百餘年而譜益大備則處士爾輔君及其子仁初諸孫淑欽輩之力也處士蓋倦倦以譜謀為重嘗求內翰東里楊公永豐曾公二三名賢

維  
序之以授仁初仁初志欲鋟梓以頒示族人未果而卒淑欽其中子也乃言於族人曰予小子其敢不勉族人皆喜贊使必成以予同宗遂來求為之序嗚呼吾宗之族于書院也可不謂有人矣乎事實不可以偽為名稱不可以倖得有如爾輔君祖孫三世皆卓立不羣用能協心以成茲譜諸父兄弟又皆有以相之此其忠厚雍睦之風可想見已薰蒸浸灌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固宜其族愈蕃而其稱彌著也哉余又聞爾輔君嘗置祭田學田及役田皆所以為雜持宗



族子孫久遠之計。後之人尚克謹承其志。悖孝友服詩書。益圖其遠。且大者用以光大其族。則茲譜之傳。雖百世未有已也。余辭不腆。然於序宗家之譜。安得不深致其意哉。

### 中塘張氏重修族譜序

中塘張氏重修族譜既成。遂謀銀梓以傳信於後。今是其族之彥一和。與其族子循讓循愛。族孫德大。因余族祖熙翁來請。余文以引其端。族姑夫曾君主善。後申致其意。二翁皆連姻張氏。余不得辭也。余素聞

徙

張氏居中塘者。為萬安舊家。然未始見其譜。及今觀之。始知其先蓋出唐曲江公。曲江之後。有來家吾吉。豐之恩江鎮者。一分而為坳上之族。再分而為吉水。田心之族。三分而為中塘之族。曰遐年號顏齋者。中山之初祖也。由初徙至今。垂四百年。自顏齋以至於德大。凡若干世。其顯者在宋。則有大理評事仲才。在國朝。則有龍陽主簿鵬遠。其他率隱居不仕。而以行義見稱於君子者。往往有之。考其近世。若濟遠。永高。之父。子士洪。士魁。士敏。士昂。士淵之兄弟。或以長厚



兵

稱或以豪邁尚義稱見於諸先正之序不誣也其在  
于今若一和之秀朗循讓之詳練循愛之篤實德大  
之靜顯又皆克稱其家蓋中塘之族其可稱者宜不  
止此然即此以觀可不謂世有人乎其族故有譜遭  
元季其燹而逸濟遠據所聞知始復作之間與諸子  
若孫躬訪田心坳上之族求其舊譜之存者叅互考  
訂而本源益明迄今再加修輯而支流益備凡其生  
卒之歲月娶某氏葬某地子男女幾人各詳註于名  
字之下而闕其所不知可謂慎矣夫君子之作譜蓋

器

本於尊祖睦族之心而以為維持久遠無窮之計然  
而猶虛罷焉族之所以睦者人也今中塘張氏譜成  
板本且行於其族其直以為美觀乎抑將由此務相  
與致其親睦之實乎誠使相親相睦有加無已其氣  
薰為太和將必有奇材異質出乎其間而以其族丕  
顯蓋積之厚而發之宏固天道然也余既不辭為張  
氏序茲譜惟其族人於吾斯言尚亦如之意哉是為  
序

鄧塘張氏重修族譜序



鄧塘張君九瑞以其家所重修族譜託余族叔用龍表侄王詔來請余序張氏族居鄧塘久矣其譜在國朝洪武宣德中兩經修訂迄今又百餘年而子姪益繁名字之登不容無續因而鋟梓以傳示族人所以為無窮計也是宜九瑞與其諸弟某諸姪某特究心焉夫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故家大族誠不可以無譜然其義則王文端公東白張公為張氏言之已詳族有顯者所宜表見矧張氏先世顯者尤多然亦已備見於翰講余公之文則余之序茲譜也又奚容贅

藏譜

竊惟文物之興墜雖係乎人然其機未始不由於世道之升降當元氏之亂上下分崩史多缺文族無完譜比國初平定雖有賢者拾殘補缺惓惓焉不遺餘力然亦安能遽底於明備乎迨茲累世隆平文教洋溢不惟朝廷之上遺文墜典一皆討論修飭以成煥乎之治至凡民間所有族譜家乘可以昭先德垂後規者或開其源而未竟其流或但為一人之私戴而未為一族之公器亦徃徃旁搜博采燦然成編鋟之於梓而公之於其族矣若茲請亦其一也夫以



張氏之族固久且盛而其譜遭天下反覆竟亦散亡  
至于今乃明備如此謂文物之興墜不係於世道之  
升降可乎世當彌文而其族之彥又有尊祖敬宗知  
所先務如九瑞兄弟者則茲譜之重修良亦非偶然  
也雖然族之大貴乎保之有道時之盛貴乎出而有  
為保大乘時之具非詩書禮義何以哉惟張氏之後  
人尚惟禮義是惇詩書是悅以日進於高明庶幾無  
過佚前人光而重有以增光茲譜也因序以致規

永新甘氏重修通譜序

永新逢橋甘氏始自宋吉州簽判廷珪老長相傳其  
先本丹陽人在南唐有曰從矩為豐城鈐轄因家其  
邑之黎塘其曾孫令堯徙建昌簽判令堯之子也以  
行縣至永新而卒子恭川遂留家焉至今南京刑部  
員外郎公亮凡二十世矣族故有譜宋亂為兵燹所  
焚員外曾大父時濟府君夙有志編輯會膺貢人太  
學得從文穆胡公學士解公遊因以譜事實之二公  
曰虛無傳疑實無忘遠可矣乃編自簽判始每五世  
為圖一如歐陽氏譜法然猶泝及鈐轄列書其世以



徒

識其所自來至十六世而別為六堂子孫益重則堂各為圖以便考覽或徙居他處贅入他姓皆謹書之名之曰通譜譜成告廟人授一帙而府君尋卒于今又百年矣枝分蔓衍戶益寵增員外尊先生封主事君乃率族人因舊重修增至二十二世稿將脫以書命員外請序於余余惟甘氏之居永新可謂久矣考其世德固多鬱而未揚然更宋歷元陵谷之變遷卿阜之升降何可勝數乃能保其家族以不墜遂盛於我國朝則其世有人焉豈不從可知乎方國朝

竈

之興也永新有周安者嘗據邑以附偽漢甘氏之傑廷瑛兄弟六人不義其所為拒之甚力湯東甌王提兵至嘉其識略欲舉以聞廷瑛固不願仕乃酌之酒而勞之曰而後其昌今逢橋一門累千數百指皆六人者之後率能務本實敦詩禮時濟府君雖出而未試至員外而遂顯開敏端詳足為遠器而其兄國子生公惠亦以文學起聲價將聯翩嚮用於時東甌之言良有徵矣是知發揚之盛未始不由於鬱積之久豈與夫行險徼倖者較工拙於一時哉凡是譜之重

徵



聞

修義固主於收族抑亦以前人種德致有今日必其引之而勿替然後於是譜有光此封君之意也余辭不腆何足為甘氏重第與員外交厚不可辭庸述所聞及封君之所為惓惓者以為之序

金田符氏族譜序

新喻之舊族有金田符氏其初祖曰守靜當宋宣和間來自南昌至于今四百年矣族故有譜國朝永樂初巴陵訓導彥芳所作歲久僅存殘帙所著金田之祖系出宛丘於周太師彥卿為五世孫云其裔孫

衍觀以山東布政司右叅議致仕而歸乃大會族人編加蒐輯因殘以求備推故而為新既成編錄寄其族弟今南京刑部郎中同和俾詳定焉於是郎中以求余序余受而閱之則夫世系之源流作譜之義例叅議君所自作序引三首蓋已盡之且於首序終篇特舉其宗先舜功所得於朱陸二夫子切要之言以為訓其所望於族人者至矣顧惟不敏無容復置其不腆之辭辭且再三而郎中君竟不余釋乃從而申之曰符氏之族子今凡數千指窮通約泰固有不齊



然自其初祖之心推之有不願其皆為君子者乎又  
自今日為祖父者之心推之有不願其子孫皆為君  
子者乎又自作譜者求序者之心推之有不願其族  
人奕世皆為君子者乎欲為君子無他由於義而已  
矣夫出義則入利義利消長之際乃君子小人之所  
由分也二夫子之所以告舜功者辨之欲其明行之  
欲其力叅議君特表而出之豈不為有見哉余敢以  
此申告其族之人以卒承郎中君之意庶幾讀之者  
皆將有所感動興起無窮通無約泰無往而不惟義

之是由則所以增光茲譜者端有在矣二君皆發身  
進士歷官中外勤敏而端慎表然皆以君子見稱於  
當時用能亢符氏之宗以為茲譜之重以引以續夫  
安得不惓惓焉有望於後來者尚相與深念之哉

龍陂謝氏族譜序

世久而族蕃譜不可無作也譜作則源委明昭穆辨  
戚疏之分著顯晦之迹彰一展閱間必將惕然有動  
乎其中者仁讓之行詩書之業相與惇其所未厚廓  
其所未宏則於前為有光於後為可大此譜之所繫



未可以輕視也。故凡有志於尊祖厚族以大其家者，未嘗不以譜牒為重。吾邑龍陂謝氏，距吾家僅十里。許其先子發甫，當宋之季，自安成之辛里遷于龍陂之上。肇建厥家於今八九世矣。其子姓日益蕃衍，而故址頗隘，則又析居九城、若梅塘、若墨湖、若橋西、若下篠、若西岍、若楊村。其人大抵惇本務實而勇於自振，由科貢而起者，累有見焉。蓋駸駸於光大者也。其譜之舊，自其初祖弘至子發甫，凡五十四世。子發四世孫仲武，乃作龍陂之譜，始自子發而下，別為世次。

存

以垂諸後，而舊所傳錄者，猶僅有之，不敢遺。君子以為知禮，其從子仕讓、從孫某某，襄府長史，顯親嘗因而續之。然猶有未備者。於是長史公之從弟顯朝、從子世高、世祺、世鈞，與其孫某某，益府典膳，教悉心搜訪，疏遠畢載，而譜遂以克完。其鉅梓有日矣。適余得告歸省，乃相率來謁，請序其端。惟家嚴封君與長史公實同領鄉書教，以叔於余，皆嘗以文會，可謂世契。諸君又禮請其何說之辭，夫前人之用心，後之人所當深體而念之，以求無負焉。斯可矣。凡諸君

篤



之完是譜所望於族人子弟者豈淺淺哉心其心以  
事其事使將來之光大視今日有加無已此固其族  
人子弟之責余既不辭而序茲譜亦不容無厚望也  
尚相與勗諸

雷岡康氏族譜序

子張子有云子孫才族將大夫所謂才者必其智足  
以知所當務其志又能汲汲焉為之君子之所先莫  
大於文行誠能汲汲焉用力於此有行以為本有文  
以為華將所以大其族者不亦有餘地乎莫非文也

顯

而譜牒亦其一事凡族之譜牒非有才子孫出蓋亦  
莫能修之譜牒不修則本原弗明昭穆弗辨仁孝之  
道雍睦之風鮮不微矣前代雖有頭者其風聲事迹  
亦不復接於耳目又安知踐修之責之在於我求其  
能免於卑陋而聿進於高明豈不難哉故善觀人之  
家族者即其譜牒之廢舉而其昌大與否亦自可見  
雷岡康氏在吾邑千秋鄉去邑城僅一舍許譜稱其  
先世當五代之際有能甫者自金陵來官秦和遂選  
勝於雷岡之下家焉更宋歷元以至我朝蓋數百



惇  
之轉訛

年矣在宋累有中鄉科者而未大顯國朝永樂初始顯於梧州二字仲恭梧州常奉其先人宗瑞翁遺言據家傳垂系圖創作族譜譜成而自為之序所以期望其後人者甚至然未及鋟梓而卒今其子姪日益繁衍而譜之續編以成則梧州諸孫某某與其族之文學士某某輩之力也蓋自能甫而下通舊譜凡若干世會余蒙恩歸省諸君乃介余姻表歐陽君宗之牧之來請余序以傳余聞康氏之於歐陽猶古朱陳之好而其惇孝友崇信讓詩書之業日廣為二

君所稱道者亦皆合乎鄉評有以見其子孫之多才宜其惓惓於譜牒之修以上繼梧州之志余固樂道人之善又重二君之請於序遂不復固辭而先之以子張子之言則因見聞所及以深致其意也

桃林羅氏重修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著本原詳支派列昭穆辨親疎人倫之明風俗之厚實惟有繫於此故自昔知禮之君子莫不以譜牒為重前有作矣後必從而續之凡以為久遠無窮計耳吾羅氏之在吾吉聚族而居者良不



為少其世或遠或近而著聞於天下者往往有之若  
 吉水桃林之族其一也余嘗聞國初有弘文館學  
 士復仁宣德間有工部侍郎汝敬其才猷風烈雄奇  
 磊落皆桃林之傑出者數十年來則有若貴藩大叅  
 璞督府經歷璋清江長史其祥余皆嘗獲交焉大叅  
 之闔疏敏達督經之深密有謀長史之左規右矩士  
 夫莫不推重益桃林人物後先相望如此其著聞于  
 天下也宜哉大叅致政家居垂二十年今年八十有  
 三矣一旦攜諸孫棹扁舟游流二百餘里特來訪余

以其所重修族譜屬為之序余多病筆硯踈且久顧  
 惟大叅年德之重意氣復勤勤懇懇又可辭乎敬受  
 而閱之乃知其先蓋出唐吉州刺史前前卒于官子  
 孫遂留家廬陵後數傳有三十三承事者始分居吉  
 水是為今樟樹下白竹溪桃林之共祖又後七世曰  
 忠文始分居桃林由承事沿至大叅凡十有八世沂  
 而至于刺史前蓋二十六世矣世有仕宦具列于圖  
 在宋嘉定間有竹谷老人茂良者實始作譜其後若  
 竹林居士自昭耕樂翁以明溫教汝寬皆嘗致修續



修

之功諸先正序文存焉大叅乃竹林七世孫而工侍  
之諸孫也其所重修尤為詳慎且捐已資錢諸梓而  
傳之族人嗟夫大叅以踰八望九之年而於譜一  
事倦倦焉不遺餘力其尊祖之孝收族之仁可謂老  
而彌篤也已比其族人子弟盡相與勉修其德以增  
光斯譜也哉蓋其德誠修則或出或處必皆能有以  
自立為孝子為弟弟為良吏為名臣為幽貞之士而  
九族之睦有不待言者矣夫如是則於大叅之用心  
斯為無負而桃林之盛詎可涯哉庸書此以為序其

從大叅來者邑庠生體昂道同有慶也

義城黃氏重修族譜序

凡故家大族逾久而逾盛非偶然也必其作於前者  
功德有可稱足以為敷遺之本策其後者又能惇詩  
書飭行檢勤生務實得所以引之之道固宜歷世綿  
長而蕃衍昌大有加無已也歟觀於吾吉之廬陵義  
城黃氏其亦可徵也已黃之先有諱國琛者當五季  
之亂能倡義保障其鄉鄉人賴之以安其生以完其  
室家皆相與歸德焉因以義城名其所居之里及衆



興而亂定事乃上聞太祖命賞以官封竟辭不受然  
其後嗣遂多顯者在宋則有若宜教郎致中秘書公  
符少監子克工部郎官饒守炳鄉貢士輔嗣入國  
朝則有若金華知縣經監察御史國用繩繩不乏今  
合族之衆不下數千指良材美質清文篤行見推於  
鄉邑者徃徃有之於戲可謂盛矣非其植本之深而  
引之者率由其道抑安能致此哉其族故有譜遭元  
季兵亂而逸僅存貢士遺筆所書世次自國琛大父  
高仲始以上闕焉成化間金華君遂據以譜其族始

九  
自高仲公下及其子凡二十世且自為之序著其世  
德甚詳迄今垂五十年子姓日益繁夥而譜未之續  
御史尊翁潔菴封君乃謀于族衆重加編輯合凡二  
十九世而其凡例一遵金華之舊稿既脫將刻梓以  
傳適御史以微累謫嶺南因俾謁余請序諸首簡余  
與御史嘗同朝雅相善誼不得辭也蓋聞人道莫大  
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既廢而收族  
之要惟賴譜謀而已封君與諸君子乃能惓惓於是  
非其心之厚於仁乎是宜特書以著其美御史發身



進士端亮忠鯁 賜環且有日當益推其素蘊以大  
發於事功後來之秀又當接踵而出所以為茲譜重  
良有在矣并書以俟之

上模曾氏重修族譜序

語世族之盛大率有三源流深長枝葉蕃衍一也簪  
組蟬聯墻屋華潤二也才賢輩出猷為克敏三也三  
者之中才賢為之本苟有其人則所以維持之者有  
其方光大之者有其實其為江鄉之所推重豈直蕃  
衍富貴云乎哉上模曾氏吾泰和之盛族也其先有

守

諱慶者為唐光州團練使始自金陵來家邑之文溪  
六傳而至璋遷邑南中寧岡尾再遷上模遂定居焉  
又五傳而至喜喜生三子曰仲機仲美仲介仲機之  
後分居萬安之汶溪仲美之後分居贛之楊梅其仍  
居上模者皆仲介之後也植本固歷年多庶則累千  
富或冠邑而上模一派在 國朝尤顯始自洪武迄  
今嘉靖中鄉科登進士第者累累有人其他或以貢  
升或以明經及才行舉或起蔭敘踵相接於仕途若  
故刑部左侍郎省軒先生德業並茂風節殊偉則其



續

族之泰山北斗也。族故有譜，續於梧岡，病叟從省軒公因而重修，以刻于梓。然獨詳於居上模者，凡他徙者，第存其系於今七十年矣。僉議修續，遠近翕然。於是上模推峻光民譽，惟器主直汶溪，推順緒國堅楊梅，推昇洪顯泰同司其事。更數月，方脫稿，書法一遵舊譜，而合離牧放事迹，加詳諸君之用心也。可謂勤矣。梓既具，遂相率過余，請序其端。曾羅居同里，世有連。余先曾祖妣孺人先妣太淑人故嬪淑人，皆其族出外舅。恩例冠帶西轡，先生今年八十有四，益舊

譜中之晨星也。尤惓惓於譜事，顧雖衰鈍，可無一言以相茲盛舉哉。夫族之盛也，以人。卽是譜而觀之，維持之方，光大之實，曾氏世有人焉。槩可見矣。然余之望之也，豈不欲其人人皆為才且賢乎？夫富與貴，身外物也。得之不得，有命。人人有貴於己者，求則得之，誠於所不當為者，赧然而不為，所當為者，奮然為之，如弗及。所謂猷為之克敏者，孰加於此？隱亦此道顯亦此道。身安而用利，倫敘而家肥，職修而業廣，將其族之盛也。庸有既乎？余不佞，嘗聞與人為善之說矣。



况乃綢繆之好義均骨肉遠期厚望宜不容已凡列  
名於是譜者尚其念哉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

明泰和羅欽順允升父著

同郡後學郭一鶚汝薦父

同邑後學歐陽照文白父

同郡後學歐陽調律伯宣父

同邑後學楊嘉祚邦隆父

真州後學陳夢暘爾旭父

金陵後學沙含玉玉府父

嗣孫珽仕族符父

編次

全校

全訂



璇仕釋白父  
璿仕君長父重梓

疏 一十二首 缺三首

獻納愚忠疏 正德六年秋時為南京國子司業

臣學未間道用不適時猥以棄材復蒙收錄

天地大德萬化莫酬亦既備官勉修厥職顧惟事

君之義尤以獻納為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小

見僅同於坐井頑石謾期於補天伏乞

聖慈俯垂省覽采擇一二少益高深庶幾愚臣圖報

聞

之萬一也四事一曰脩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

惟天佑於一德竊嘗仰窺

天意其眷祐

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蓄謀雖深而太監張永

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

陛下既以褒賞功臣延其後嗣獨不思所以奉答天

眷以祈永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增脩其德而

已夫孝奉

九廟敬事



兩宮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脩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遊宴苟凡天下之理莫不備於經書必其講之素明然後行之不繆故終始典學高宗之德所以無愆好古敏求孔子之聖所以為大臣頃伏田里竊聞陛下歲御經筵不過一再近臣執經以勸講者累歲而未周然則此理之微疑有未與

聖心為一者德何由而日新乎此勤御講筵所以為脩德之要也臣聞文武適張弛之宜先王無流

### 連之樂

祖宗故事遊宴有時今

陛下無日不遊徃徃繼之以夜雖心意良愜而形體

甚勞是以

奉先殿之朝謁或妨

兩宮之定省時曠

宗藩之奏請或滯大臣之進見轉踈况乃玩好日新繕修日廣勢不能無妄費左右日狎請乞日繁勢不能無妄予府庫之財且盡溝壑之民愈



多

陛下將誰與守邦乎然則遊宴不節臣恐於孝敬仁愛之德皆有所虧此痛節遊宴所以為脩德之要也

陛下審能勤御講筵痛節遊宴將見盛德高於千古

天眷申於萬年篤生

元良永為民主

宗社禩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

祖宗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

衙門以次奏事已而又臨內朝司禮監等衙門

亦以次奏事皆有定規臣嘗伏讀我

高皇帝詔旨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

臨百官又嘗伏讀

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

潔具服拜天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悞退朝

至



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臣  
惟此皆

陛下家法所當率而行之者也柰何近年以來視朝  
愈簡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務糾紛未遑盡理  
流傳四遠虧損實多臣愚伏願

陛下常以昧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職役  
者皆得以盡豐豐之勤於昭昭之際而事無不  
康朝集之員蠻夷之長當見辭者皆相與瞻  
穆穆之容於蒼蒼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決

大政未安即乞如

睿皇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確憂勤惕  
厲之心果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疆矣此  
臣之所為

陛下願也三曰作士氣臣聞猛獸在山衛及藜藿中  
流砥柱過彼狂瀾自古士氣之盛衰實繫朝廷  
之輕重不可誣也頃者賊瑾盜權擅作威福毒  
痛四海不忍究言在朝臣工孰無知覺曾弗能  
抗已愧於心况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為羽翼



之助彼致聲生勢長因造逆謀不測之憂幸而  
獲免臣不知後人之視今日其猶以為國有人  
乎否邪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舉措  
為先蓋凡為賊瑾挾私懷忿而斥逐之者大抵  
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或遺  
凡為賊瑾超遷累擢而委任之者大抵多邪佞  
之姦也向雖節次誅鋤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  
更新之日寔由道轉移之機公論未融人情尚  
鬱將何以振作積衰之士氣使之一旦有以隱

然增重字

朝廷哉此愚臣之所以有憂也伏願

陛下參考羣言勿為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眚棄大  
善勿以微勞賞大姦伸阮窮斥朋比退諛諂進  
剛方意嚮既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  
倚仗之人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四曰審時  
宜臣聞禮莫大於時易貴通其變我

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  
相為終始至於剛柔之用損益之權理須隨時



勢難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  
行已不盡如洪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  
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捐交趾  
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  
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  
重華有弟源源而來行葦之詩載歌且爾伏讀  
皇明祖訓定有親王朝覲之儀中輟多年似為缺典  
朝廷親睦九族恩意固無不周但禮重朝宗勢資  
夾輔雖然中輟亦可復行竊詳中輟之由殆以

勞費之故然臣伏讀

祖訓又有世子代朝之文斟酌變通惟

陛下之所處爾如以世子代朝勞費亦省由近以及

遠由親以及踈上以顯

陛下親睦之仁下以表

宗室朝宗之義光昭

祖訓陰折姦萌此今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周室

附庸不與王會虞廷考績止及庶官我

國家蓋推廣而兼用之凡方面之長及府州縣正



官若首領官皆三年一朝凡方面長貳及府州縣長貳若首領官皆三年一考其法視前代加密矣然行之既久勢若稍窮變而通之宜在今日何也蓋朝覲之年正官皆往事歸權攝多不得人以致吏緣為姦變亂文籍盜伺其便攻陷城池似臣隣縣萬安去年之變正坐此耳臣恐天下之類此者尚多也其或朝覲甫還又當考績往來道路動及暮年文冊初無甚殊賢否不容頓異徒使正官久曠而政出二三非所以為

民也臣愚以為天下之縣皆統於府若州州府正官應朝凡百當任其責所屬知縣似可免行使各縣皆有正官則州府可無後患既省科歛之擾尤適繁簡之宜至於應朝官員已經部院考察免其考滿似亦無妨常使在任日多庶幾事無廢壞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為吏至長子孫我祖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於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



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  
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  
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  
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即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  
即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就陞都御史布政  
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就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  
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於前則後之久任皆  
謂當然超於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  
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年級魚

厲

貫以升自西徂東倏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  
端奮奮有為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  
者第謹守以坐需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  
乎臣愚以為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真才省  
通遷隆久任以為

陛下分憂其理惟

陛下主張於上則大臣有以奉行於下矣此法果行  
則凡自臬轉藩自右補左皆宜就近不必他推  
至若分巡憲臣似亦無庸歲易宜令各專一道



摘撥

之寄仍俱假以兵備之權事權既專責任亦重儻令地方有事彼將何所歸咎哉此亦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

京城內外至山東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羣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聚落殺虜人民

朝廷節嘗慎擇文武大臣俾其分投招捕或點集民壯或摘撥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

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邪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夏書亦云威克厥愛允濟令大臣雖奉

勅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勇力超羣敢於殺賊及機謀深密堪以為間者數金之賞又不足以易其一死欲以重賞購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剗剗無餘安危所關變在呼吸始謀不盡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抄劄賦瑾家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為



賦瑾囊篋之實民之為盜固其所也夫盜起由財之聚則財散而盜可平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為

陛下願也

陛下幸聽臣言乞於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錢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為購賞之資仍乞假以便宜之權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無不用命間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夫

聞

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蓋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祖流總得其四中間節目亦未盡詳陛下省覽之餘倘不斥為迂妄伏乞以前二事躬行於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請施行誠致察於適言必廣來乎眾論盡問天下之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致太平實由於此臣

不勝惓惓願望之至

疏入留中

○考察自陳乞休疏

正德十年時任太常寺少卿

臣才不逮人學未聞道遭逢



聖代忝竊賢科受

恩兩朝躋位四品職甚清而每慚於寅直祿逾厚而無補於涓埃矧羊力之向衰兼肺腸之有疾誠合退藏於空谷豈容久混乎

清朝考察方嚴自陳敢後如蒙乞

勅吏部放臣致仕回還原籍俾全拙守以謝素餐則

自始至終莫非

天地生成之賜矣

○災異自陳乞休疏

正德十一年時任南京吏部右侍郎

臣以驚劣待罪南銓側聞數月以來風霾屢作

於

京師荒旱遠連於陝洛

穆清之上方用焦勞小大之臣咸懷憂懼臣夙夜亦加循省惕然不敢以自寧者竊以災異之來實由庶政庶政龐雜責在百官惟百官皆得其人然後政理日修災異可弭有如臣者才猷短淺學識迂疎當此多事之秋曾無一毫之益理當求退以讓賢能伏乞



皇上察臣愚衷

特賜俞允俾才不才各當其分庶有益於修政之實

而臣亦獲免乎妨賢病

國之譏不勝區區至願

○乞歸省疏

正德十二年冬時任南京吏部右侍郎

臣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正德五年蒙

恩起廢復除南京國子監司業六年三月到任管事

自後兩蒙

簡拔以至今職恪守官次于今七年臣有父用俊在

堂先蒙

聖恩以臣弟欽忠出納

命令微勞封通政使司左通政今年八十有一歲矣

臣久違定省晨夕興思而臣父老境彌侵亦復

念臣不置伏覩

國朝著令京官供職及六年者其親在例許歸省

近時臣僚節有援例

上請者每荷

矜從臣雖愚庸而為人子一也伏乞



至明垂照

大造曲成容臣照例省親以少篤夫私恩依期還任以勉盡守公義臣舉家欣戴何有窮已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再陳情困乞休疏 正德十四年秋

臣先以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疾病交侵不能赴部具奏陳乞休致奉

聖者羅欽順學行老成着照舊用心辦事不准所辭吏部知道欽此已而吏部為缺官事會官推舉具

旨

題節該欽奉

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右侍郎欽此臣近日連得咨報

一一恭行捧讀訖因伏以思期月之間兩蒙

恩命諭留甚寵擢用惟超顧臣何人而可當此感激

之至漸懼交深分當力疾赴京委身供職庶勉

策於驚鈍期少答於

鴻恩欲求終遂便安固臣之所不敢也惟是銓衡所

寄叅佐必須得人臣以多病之軀無能之質南

銓事簡猶覺弗勝幸滿三年因乞休致今來求



退獲進去簡卽繁病既有妨才復難強坐廢稟  
祿何補絲毫必將累

聖上知人之明損

清朝序位之美而臣之罪悔其何以追贖哉是以心  
雖切於報

思慮不忘乎審已深惟疲繭弗稱高明用敢再具封

章申前所乞仰惟

天地之量日月之明伏望

赦臣煩瀆之誅察臣衰朽之跡容臣辭免今來所改

### 官職

准令致仕以養無能則

朝廷之舉措得宜而愚臣之進退皆

寵光之所被也臣無任祈

恩俟命踧躅屏營之至

○謝 賜先臣祭葬疏

臣先於嘉靖二年四月內下父封南京吏部右  
侍郎用俊憂竊思所以假寵凡筵增光寵受者  
具以情事



上聞荷蒙

聖慈俯垂憫念

賜祭與葬有司承

命奉行惟謹祭禮既以時舉墳塋工亦完備

榮光焜耀垂映無窮臣舉家存歿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臣于襄事之後即圖趨造于

朝百拜稱

謝不期舊疾舉發下血不止展轉牀席自春涉秋耗

損過多氣力全乏至今動履艱澀欲進不能苦

更稽遲愈增罪戾臣誠惶誠懼謹令親男國子

監生羅珣驅馳赴京代行祇

謝之禮臣北望

闕廷神爽飛越仰祈

天鑒俯燭下情

○辭免禮部尚書疏嘉靖六年三月

嘉靖六年三月十九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

文一通內開節奉

聖旨堪任禮部尚書的吏部上緊會推舉行老成公



議協服的兩員來看欽此會官推舉得守制服滿  
原改禮部尚書羅欽順禮部左侍郎劉龍俱堪任  
伏乞簡用一員令其到任管事題奉

聖旨是羅欽順便差人齎文去取着上緊前來到任  
管事欽此咨臣欽遵施行臣孤露餘生日就枯槁  
不意

聖明復屢收用

訓辭下逮有赫其臨義重身輕敢忘圖報惟是審已  
量力則誠有不敢當者切惟

聖朝典禮在今日固已大備顧其間隨時損益自不  
能無為禮官者苟非學有本原通知今古折衷  
適當良未易言况乎儀文節目之繁乃至累千  
百計自非強有力者行之鮮能以無失也臣誠  
至愚然自知頗明不敢有隱平生所學僅通章  
句其於大道初未有聞持此以居禮曹將何以  
為折衷之本加以賦稟至薄多病早衰今年六  
十有三而精力覺已全乏視昏聽重心思短淺  
以此奉行三百三千之禮愆忘之患其能免乎



則臣之不堪前職昭然可見矣是以聞

命以還漸懼交集凜措躬之無地爰歷懇以籲  
天語皆由衷無敢矯飾伏望

聖明垂照察臣困惛俯賜矜從俾臣仍以舊銜終老

山林別選賢能以當其任則

朝廷之舉措惟允而愚臣之分義亦粗安矣臣不

勝惓惓至願

○辭免吏部尚書疏嘉靖六年六月

嘉靖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

公文一通內開為傳奉事吏部尚書缺員該本

部會官推舉具題奉

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尚書吏部還差官去催取着上

緊前來到任管事欽此臣欽遵施行

寵命再新慚惶滋甚緣臣初辭禮部之任實以才微

力憊勢難勉強今復蒙

改臣前職責任逾重臣何敢當雖欲避謹於頓煩義

誠有所不容已也夫致治之要莫切於官人而

凡高下之稱量幽明之鑒別其責皆歸于吏部



尚書首任其責者也必其明足以有照公足以有執量足以有容庶幾可以仰贊

聖謨式序在位顧此三者臣皆未之有焉而近年以來左耳常鳴目力漸短尋常視聽殊欠精明臣之多病早衰此其驗也夫行能既無可取而衰病復有所妨雖末僚且當辭避况銓衡之重任乎使不審而冒處焉其不至於獲戾者鮮矣在臣之愚何足過計所深懼者將累皇上知人之明是敢傾竭愚忱冒于

天聽伏乞

聖明垂照諒臣之非矯飾矜臣之果不能特勅吏部收回

成命俾臣以原官致仕別選賢哲以掌銓衡則庶績有其疑之休愚臣免曠官之罪獲苟全於晚節誠仰賴於

鴻鈞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致仕謝 恩疏

准吏部咨節該臣具奏辭免吏部尚書重任懇



乞休致等因奉

聖旨卿才行素著人望久歸近自陳休致已有旨勉  
留如何復有此奏既情詞懇切准致仕有司仍月  
給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吏部知道欽此  
欽遵備咨到臣謹已望

闕叩頭祇受

恩命訖理合具本謝

恩伏念臣一介書生粗通章句偶歷科第遂廁班行  
自翰林編修六遷而至今職叨享祿位三十餘  
年荷蒙

國家長養登用之恩至深至厚曾無毫髮微稱所  
蒙近以衰病支離不堪驅策力辭重任懇乞退  
休章奏再騰

俞音始降在臣

私願亦既滿盈豈意

聖慈垂念閤居日用之須重以食米人夫之資

恩加望外

寵倍常倫誠由

帝德之如天不忍一物之失所遭逢有幸感激無涯

竊揆餘齡無階

上答惟遇歲時令節瞻



天拜稽祝延

聖壽於億萬斯年此則愚<sub>臣</sub>倦倦一飯不忘之義也

然而尤有所深願者伏惟願

陛下靜以制動安不忘危敬奉天時恪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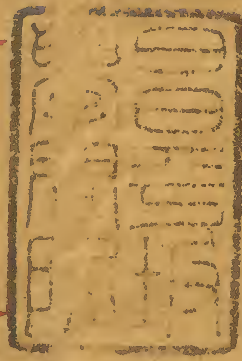
祖訓允蹈書經之三要備舉中庸之九經高盛治於

百王回淳風於九有非獨愚<sub>臣</sub>幸甚斯實天下

之幸宗社無疆之福也<sub>臣</sub>無任感戴

恩德願效餘忠之至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終



命謹校

丙辰孟陬大鄉良則奉



